

## 【调研报告】

# 大学校园里的民族认同

## ——对北京回族大学生的个案研究

杨 佳<sup>1</sup>

**摘要：**随着现代化潮流的发展和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民族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关注的焦点，而其中有着较大理论和实证研究空间的“民族认同”主题则更成为了诸学科的研究热点所在。

众所周知，少数民族群体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而校园环境中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又有着更进一步的身份特殊性，走出以往的生活环境，他们的民族认同也会随着周围情境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本文中，笔者将采用文献法和个案访谈法，以在北京求学的回族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对他们身上复杂的民族认同现象展开探究。对于研究内容，首先，笔者将在对访谈资料的整理基础上对回族大学生的认同现状做一简单的分析和描述，并从社会化影响机制的视角出发，对其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的发展脉络展开初步探究；其次，笔者将以民族认同强化为事实背景，探讨回族大学生主观层面上的强化策略选择；再次，笔者将着重分析伊斯兰教在民族边界界定中发挥的作用及其与回族认同之间的关系；最后，笔者将就目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所面临的发展瓶颈入手，展开对“传统”与“现代”博弈下民族认同可能的存续方式的探究。通过此次研究，笔者希望能够丰富相关理论视角和实证研究体系，为日后的研究提供些许借鉴反思之处。

**关键词：**回族大学生 民族认同 民族意识 宗教信仰

## 一、 导论

### （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1.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一直以来，民族问题就是学术界包括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以及民族学等学科关注的焦点之一。当前，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以及文化交流、人口流动的频繁化，民族问题更成为了学术界的研究热点。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认同”一词在国际人类学、民族学领域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而我国学术界也逐渐将“认同”引入了对民族问题的研究中。但很明显的是，我国对“民族认同”的研究起步较晚，因而缺少对该主题的系统化的研究，且多以文献综述或思辨文体的形式呈现。因此，有关这一领域的研究尚存有较大的挖掘空间。

本文中，笔者将就“民族认同”为主题展开研究，并将研究对象限定在回族大学生群体之上。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而言，他们既是各民族的一个特殊群体，又是高校中的一个特殊群体。由于在我国汉族是主体民族，与之相应的汉文化在民族发展的长河中也一直居于主流地位，因此当少数民族个体从自己熟悉的文化圈转移到异质文化或者更为多元的文化环境中后，种种差异就往往易使个体面临较多的文化适应方面的考验，甚至陷入民族认同的困境。对于部分少数民族同学而言，当就读环境发生改变时，他们既想将自己融入所谓的主流文化的潮流中，又害怕丢失自己的母体文化元素；既想继续尊崇于自己的母体文化，又害怕受到秉承主流文化群体的排挤而被迫边缘化。在这样的矛盾与压力下，不同个体可能就会做出不同策略性的选

<sup>1</sup> 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2007 级本科生。



择,抑或是有选择地放弃以前某些生活模式,抑或是采取一些积极的应对方式以强化自己的民族认同感。

通过对以往研究的考察我们发现,民族认同在现实中的具体呈现还是有一定的复杂性的,只有深入调查研究之后才能对其有较为准确的理解和把握。本文中,笔者将着重对大学校园里的认同现状展开探讨和分析,对其行为和思想意涵进行深入剖析,并重点从以下问题入手展开讨论:民族身份是天生的,但民族意识是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形成的呢?形成后又会有怎样的变化?在大学校园新环境下,群体间的差异会不会激发个体的民族认同和归属感?什么条件会导致民族认同的强化,什么条件又会导致民族身份的弱化?面对现代化的社会发展潮流,个体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又将何以存续?

## 2. 研究意义

对于回族大学生而言,在他们步入大学校园后,必然会面对以汉文化为主的主流文化的冲击,如若处理不当,则可能导致信仰的弱化,产生民族认同危机,并对个体心理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对民族认同现状的考察以及基于其基础之上的策略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总体而言,笔者希望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探索达到以下目的:

第一,通过对个案材料的深度挖掘和不同视角的分析,为民族认同研究添加新视点和新角度,丰富该领域的基层实证研究。

第二,通过对回族大学生民族认同状况的描述,结合对该问题的原因分析及意义阐释,初步建构以北京回族大学生为代表的大学生群体的民族认同状况的理论模式,丰富理论的建树。

### (二) 理论综述

#### 1. “民族”(Nation)与“族群”(Ethnic group)

在研究民族问题时,“民族”(Nation)和“族群”(Ethnic group)两个概念往往会有所混淆,但事实上,二者虽有一定的共同之处,但在内涵上却有着明显的不同。综观已有的文献,研究者们对“民族”(Nation)和“族群”(Ethnic group)的概念界定和具体应用多有争论,至今仍未能得出一个能被多方接受的普遍的结论。

如若从源头看来,这一争论最初起源于对外文的翻译,毕竟“民族”和“族群”都不是中文的原有词汇,在引入过程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难免会使译文出现混淆和内涵失真的情况。在国外文献中,“Nation”与“Ethnic group”其实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前者有较强的政治意味,与17世纪西欧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自觉”政治运动相联系;后者则更多地与文化概念相关联,用来表示多族群国家内部的一种“亚文化”现象<sup>1</sup>,在“亚文化群体”内,群体成员往往有着共享的文化和价值,在心理上会对该群体有着强烈的认同感。

基于国外对以上二者的概念内涵区分,我们发现,如若把中国的“少数民族”与国外的“Nation”相对应,则有了明显的政治意味,容易带来不必要的概念曲解。如果从文化层面上看,中国的“少数民族”实际与其他国家少数民族、族群(Racial and ethnic minorities)颇为相似,对此,早在1995年,宁骚教授就提出:应该把中华民族译为Chinese nation,把“少数民族”改为“少数族群”,并译为Ethnic Minorities。<sup>2</sup>2001年,马戎教授在《评安东尼·史密斯关于nation(民族)的论述》一文中对宁骚教授的观点做出积极回应,并在另一篇文章中明确建议应该保留“中华民族”(the Chinese nation)的提法,但在统称时把56个“民族”(Nation)改称为“族群”或“少数族群”(Ethnic Minorities),在具体称呼上用“某族”(如“汉族”、“蒙古族”)代替“某民族”(“汉民族”、“蒙古民族”)。<sup>3</sup>

<sup>1</sup> 马戎,“少数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北京大学学报》2004(11)。

<sup>2</sup> 宁骚,《民族与国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sup>3</sup> 马戎,“少数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北京大学学报》2004(11)。



我们看到，以上的翻译方式不仅使中英文相关词汇在涵义指称上更为对应，而且还能有效地“去政治化”。因此在本研究中，笔者将采用以马戎教授为代表的研究者的提议，把中国 56 个“民族”与“Ethnic Minorities”的意涵相对应，在“文化共同体”的界定之上展开进一步的分析。

## 2. “民族认同”的概念界定

为了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曲解，笔者首先需要加以强调：本文所讲的“民族”和“民族认同”不是指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而是指 56 个民族的民族认同（Ethnic identity），而且下文引入的中西方学者对“民族认同”的概念界定和理论探讨也都是针对“Ethnic identity”进行的。

综观已有的研究成果，民族认同一直被认为是多维度的结构。作为美国心理学领域民族认同的重要研究者之一，Phinney J（1990）首先提出了“民族认同”结构的复杂性，他认为，民族认同不仅包括个体对群体的归属感，而且还包括个体对民族的积极评价以及对民族活动的卷入情况等；Carla J 等（1998）从认知角度指出民族认同是指个体对本民族的信念、态度以及对其民族身份的承认；Aune V, Kristel K（2001）则认为民族认同是个体对自己所属群体的态度以及文化习惯的结合体，是一种个体对群体的依恋。

国内学者也从不同角度给出了自己的定义：王建民（1991）认为民族认同是“一个民族成员相互之间包含着感情和态度的一种特殊认知，是将他人和自我认知为同一民族的成员的认识”；王希恩（1997）认为民族认同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陈枝烈（1998）认为民族认同是“关于个人的思考、知觉、情感与行为组型归属于某一族群的情形”；陈丽华（1999）认为民族认同是指“个人对某个族群团体的归属感觉，以及由此族群身份所产生的想法、知觉、感情和行为”；高宝梅（2003）把民族认同定义为“个体对本民族的信念和态度，是对其民族身份的承认”；秦向荣（2005）则认为民族认同是该民族成员对其民族身份知悉和接纳的态度，包含两个层次的认同：个体对自己本民族身份的认同和对中华民族统一体的认同，包括认知、评价、情感、行为四个维度。

客观来说，目前还没有一个被学术界普遍认可的有关民族认同的定义。每位学者都是从不同理论积淀出发，从不同分析视角出发，给出了自己对民族认同的理解和看法。但总体而言，以上的界定方式均属于狭义的民族认同范畴，广义的民族认同还应包括个体对其他民族的信念、态度和行为卷入情况。<sup>1</sup>考虑到本文的研究目的和结构设计，笔者在下文对民族认同的探讨均出于狭义视角。

## 3. 民族认同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就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民族认同”业已成为各个学科的研究热点，而不同学科又有着不同的研究侧重点：社会心理学家往往强调民族认同中民族成员所共享的文化价值观、民族归属感、民族态度以及行为卷入的核心地位；发展心理学家往往强调在民族认同中自我认同所起到的核心作用；而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则往往强调对民族认同中的文化认同、语言认同以及民族历史认同等侧重点展开研究。<sup>2</sup>

除了理论研究外，该领域内针对不同民族展开的田野调查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Harrell H 通过对中国西南彝族社区的考察，对其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加以剖析；<sup>3</sup>菅志翔（2006）通过对保安族的田野调查，对其日常生活中的身份认同、民族意识及宗教信仰等方面都展开了详尽的讨论；巫达（2008）对凉山彝族展开个案研究，主要在社会变迁的语境下对其民族文化认同现状和发展

<sup>1</sup> 王亚鹏，“藏族大学生的民族与文化认同研究”，万明钢主编《多元文化视野价值观与民族认同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sup>2</sup> 同上

<sup>3</sup> 斯蒂文·郝瑞，《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巴莫阿依，曲木铁西译。广西：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原著的英文题目为：Field studies of ethnic identity Yi communities of southwest China）



展开分析；祁进玉（2008）则基于对三个土族社区进行对比研究的对比之上，着重分析了该社区内人群对族群、文化、宗教和国家的多元认同状况。

联系此次研究语境，我们发现有关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张庆林等（2007）采用问卷调查法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民族认同内隐维度展开调查；黄彩文和于爱华（2009）以云南民族大学为例，以问卷调查法对多种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适应和民族认同问题展开研究；孙桂香（2009）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新疆维吾尔族民族认同心理展开研究，做出了详尽分析；姚学丽和孙秀玲（2009）也以同样方法对新疆维吾尔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现状展开研究；杨晓梅（2010）以黑龙江省某高校满族大学生为例进行问卷调查，针对心理适应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夏权威（2010）也以黑龙江某高校为例进行问卷调查，对满族大学生民族认同现状展开调查与分析；姚学丽（2010）对新疆回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现状展开了问卷调查和量表分析；曹月如（2010）则以内地少数民族大学生为访谈对象，对其认同模式进行了初步建构。

可见，对民族认同的讨论现已成为各个学科的研究热点，诸位学者不同的研究侧重点也让我们看到民族认同研究领域的丰富内涵和值得进一步挖掘的可能性。

### （三）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 1. 研究对象的界定

本文的最终关注点是回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现状。因此，本文将把分析单位限定在个人层次，并集中对北京地区的回族大学生群体展开研究。选择这一群体为研究对象，有以下几点理由：（1）北京高校的优质资源吸引了来自南北各方的学子，民族成分也各异，保证了样本的代表性（2）北京高校数量较多，诸多学校在民族政策和民族氛围方面都有所差异，从而为样本典型性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除了对地域和民族身份的界定外，笔者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上也会剔除以下几类人群：（1）自小时候起就没有任何回族生活方式或宗教信仰方面的讲究；（2）从小就在北京读书，上大学后并不存在地域空间上的转移。

#### 2. 研究方法

此次研究主要采用文献法和个案访谈法收集相关研究资料。访谈前，笔者将在查阅大量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拟定一个半结构式的访谈提纲。访谈提纲主要包含被访者基本情况以及民族认同的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四大维度。由于在回族大学生群体内部，个体的民族认同会因家庭的潜移默化程度、对本民族历史和风俗的了解程度、与族内外个体之间的互动状况等原因而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因此在本研究中，笔者将力争考虑到各种相关变量，选择一些较具“典型性”的个体进行深度访谈。访谈后笔者会对访谈记录进行整理，并展开进一步的意义分析与解释。

对于抽样方法，本文采用的主要是非概率抽样的“目的性抽样”方式，这主要是由本文的研究问题和目的所决定的。在具体的操作中，本文主要使用了两种抽样策略：一是方便抽样，二是滚雪球抽样。就第一条策略而言，因为笔者自己就是回族，平日的交际圈内就包括很多回族朋友；就第二条策略而言，笔者会通过认识的回族朋友加以引荐，从而获得更多的潜在研究对象。

#### 3. 研究对象的选择

此次研究中，笔者主要访谈了 20 位个案。为了保证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适用性，笔者尽量平衡了研究对象的一些基本特征。在性别的选取上，有 10 名男生，10 名女生。在年龄方面，个案从 19 岁到 26 岁不等，覆盖了本科、硕士、博士的所有年级。考虑到不同学校的民族政策和民族氛围可能会有所不同，笔者共选取了 17 所学校，且既有“一本”又有“二本”学校。同理，在家乡来源地的选择上，笔者也尽量做到多元化：10 名同学来自民族自治地方，10 名同学来自非自治地方；10 名同学来自城市，5 名同学来自县城或者小镇，5 名同学来自农村；13 名同学来自聚居区，7 名同学来自散居区。具体情况详见附件 2 的表格。



## 二、民族认同的社会化影响机制探析

在民族问题的研究中，长期存在着“原生论”和“建构论”两大阵营，前者强调先天原生，后者强调后天建构，二者对诸多民族问题都颇存争议。对于本研究话题，笔者发现这两种理论都有一些可供借鉴的元素，恰可以从不同角度对民族身份和民族认同加以诠释：一方面，个体的民族身份有着个人无法更改无法否定的“先赋性”、“原生性”成分，随着在特定家庭的出生，个体的民族身份也就既定；另一方面，与认同相关的一些属性则具有“后得性”、“建构性”成分，因为独立意识的存在使个体完全拥有选择性认同的自由，而这种认同的发展又更多地取决于内外因素的“建构”。对于回族大学生，家庭无疑是社会化的初级场所，家庭熏陶培养下的民族意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其民族认同的走向；进入大学校园后，个体民族认同的强度或走向可能又会在大学环境的型塑下发生进一步的变化。那么，这种“原生”和“建构”的具体作用机制又是怎样的呢？它们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意义指涉？在本章节中，笔者将从家庭和大学两个重要的社会化场所出发，对回族大学生的民族身份和民族认同的发展脉络展开初步探讨。

### （一）家庭——身份与认同的起点

回族家庭是回族传统文化习俗传承的重要场所，作为家庭意志的承载者和回族传统文化习俗的传承者，父母的民族身份和相应的教育理念会对子女的民族身份、信仰理念的萌发产生直接而又深远的影响。访谈中笔者发现，由于家庭所处的文化系统不同，家庭的民族氛围有着很大的差异，由此导致不同个体对回族身份也有着不同程度的理解和认知，也就是说不同的生活环境会对个体产生不同的熏陶导向。

有些家庭仅会在饮食上对子女有所要求，这种情况在民族氛围较淡的家庭或地区出现的情况比较多。生活在非自治散居地区的个案 02 和个案 19 就提到说：

我爸妈和他们以上几代都是回族。……但在家里，我知道的最多就是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个案 02）

就整个县来说，我们那个镇算是个回族聚居的地方，我爷爷那一辈懂得的应该还是挺多的，就是没有传承下来，特别是我父亲之后的这几辈的意识是越来越淡化的。我们现在吃饭就是按照回族基本饮食习惯来的，但他们也不了解清真这个具体的范围究竟是什么，也就是像其他人知道的认为牛羊鸡肉这些可以吃。这个不光是我们家，就是我们家那边的人对这方面的认识也很薄弱，很少有人计较这些。另外，清真寺离得也比较远，宰只鸡让阿訇过来也不太好，只能自己跑过去嘛，有的人就觉得麻烦，就在家自己杀了。所以在家的時候，就感觉自己是个回族而已，仅在饮食上有点了解。（个案 19）

很明显，在这些家庭中，父母对回族的理解仅限于对饮食禁忌的遵守，或对部分饮食禁忌的遵守，他们多通过“我们不能吃某某东西”或“我们只能去清真饭馆里吃”给子女培养一种简单的区别意识。在这样家庭氛围的影响下，子女对回族身份的认知也就仅停留在饮食层面，而对回族宗教行为、文化传统以及更深层次的生活方式的认知往往都比较浅：

我就没有接受过很系统的宗教行为上的熏陶，所以我就没有形成这样一种习惯，这个是环境影响的。（个案 09）

然而对此，生活在回族氛围较浓厚的家庭及地区的个体则有着另一番体验，比如生活在回族自治聚居地区的个案 07、个案 08 及个案 10 就分别提到说：

对于回族传统，肯定就是家庭的潜移默化、言传身教，就眼里面也看着，耳里面也听着。在我们回族聚居区这种地方，可能更容易达成一种群体意识和群体共识，大家都会很坚定地奉行伊斯兰教法的这些规定。（个案 07）

我们村里百分之百是回族，我们家都很教门，我妈就天天做礼拜，所以从小受到的熏陶都比较多。（个案 08）



我居住的那个地方是个回族聚居区，很纯的，百分之百是回民。如果我一直住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长大生活，我会觉得这个世界上就一种人，就是回民。……我父母对我的要求比较高，把信仰放的位置比较高，就是信仰在生活里体现得很好，生活在信仰里，信仰在生活里，这个结合的一直很好。像我们家就有很多《古兰经》、《圣训》这样的书籍，我常常看。此外，我爸妈对饮食方面的教育也比较具体，在家庭环境的约束下，我饮食方面的习惯就自然而然形成了。其实我们回族很多饮食习惯都是源于信仰的，比如古兰经和圣训中都有规定，哪些东西可以吃，哪些东西不可以吃，哪些东西在选择的时候处于更优先的地位，比如有些事物在某些环境下能吃，但放在另外一些环境下时就又不能吃了。（个案10）

在这些家庭里，饮食方面的注意是对子女最基本的要求，而且这种饮食禁忌意识明显是出于对教义相关规定的遵守，其背后会蕴藏着非常深刻的宗教信仰意义。而当子女稍大点儿、心智成熟些时，父母多会在回族文化、回族传统以及宗教功课方面多多少少对后代进行些许知识的灌输：

我家还是挺传统的，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算是半个阿訇吧，经常要守寺的那种。我从小就受爸妈的影响，受到的宗教信仰教育也都要多一些，像我六岁就开始封斋，七岁就开始礼拜了。（个案03）

我母亲是回族自治县的，我父亲的老家也是个回族聚居区，他们的前几辈也都是回族。感觉他们在我对民族身份的认识方面的影响还是挺大的，从小他们就教育我说，我们有自己的饮食习惯，是要遵守的，宗教风俗习惯也是，因为家里很纯，我不仅受到爸妈的影响，外婆、外公等长辈的影响也挺大的，因为他们都是要礼拜的，这样的话从小就有个比较好的氛围。像我对回族饮食习惯、宗教信仰的了解大多都是通过父母，通过家庭教育得来的。在学校中，常有同学会问到我一些民族或宗教方面的问题，比如回族为什么不吃猪肉，为什么你们要信仰伊斯兰教，这些东西一般我们在家里都是被教育过的，都告诉过，就知道要怎么回答，怎么向别人解释。（个案16）

也就是说，在宗教行为抑或是宗教知识的灌输方面，这部分父母会用言语或亲身行为引导自己的后代，让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去清真寺礼拜、念经。而从后代的行为反馈上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出于对成人动作的模仿还是情绪感染，后代的确潜移默化、耳濡目染地受到了些许影响：

我有时候会学着奶奶做吧，觉得还是挺神圣的。（个案11）

我小时候会去女寺，感觉特别有氛围，就是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有着同样的信仰，然后你心里就挺激动。（个案20）

然而如果从社会化的效果或结果出发，我们不禁又要引出对另一个问题的探讨了：在父母的潜心灌输或行为引导下，子女对这些宗教行为背后的深层次意义又能把握多少呢？在这一方面，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C·W·Allport 的思想或许能给我们一丝启发，他认为，孩子最初的宗教行为，与其说是宗教性的，倒不如说是社会性的。<sup>1</sup> 换句话说，当子女的年龄比较小时，他们的理解能力是有限的，不一定能感悟到这些宗教行为背后的深层次意义，只是在行为上进行机械的模仿罢了。对此，个案03、个案05和个案07就深刻印证了这一点：

小时候我爸就在教别人念《古兰经》，所以我小时候也就背了，那时候并不知道《古兰经》有多神圣，就觉得每次散乜贴啊什么的就要念《古兰经》，那时候，是个穆斯林就要背会十八节《古兰经》，所以我小时候也就开始背了。（个案03）

在家的時候年齡比較小，了解的都是些比較機械的，比如說應該怎麼吃啊，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之类的一些机械的了解。（个案05）

我们家是个土生土长的回民家庭。从儿时的记忆起，父母都说咱们是回民。为什么回民与汉民不同？大家从小的概念都是：我们回民会封斋，我们会做礼拜；最简单的标志就是：我们会戴一顶白色的帽子，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理解。我们不会想到信仰层面的东西（个案07）

<sup>1</sup> 丁小斌，《回族中学生的宗教世界——一个少数民族地区回族中学生的宗教态度、宗教动机取向研究》，甘肃：西北师范大学，2003。



于是我们看到，在这样的环境中，年龄尚小的个体虽会在父母的感染和熏陶下对回族和伊斯兰教形成一个大致的认识，虽会在父母的引导下参与当地的宗教活动，虽会在心理和行为层面无意识地把自己和宗教联系在一起，但深层次讲，他们的宗教心理意识仍然比较模糊，更多的只是对宗教行为的机械模仿和遵从。

然而经过进一步的探究我们又发现，这种简单遵从的做法可能会随着个体年龄的增长而发生变化，尤其在高中阶段会更为明显，但是否会变化以及会发生多大程度的变化仍会有一些的个体差异。有的被访者会把之前的行为模式转化成一种习惯或者将其视为自己的民族特色，而不会过多地去思考行为背后的原因：

过节的时候家里会请阿訇宰牛宰羊、念经；每逢主麻的时候，爸爸哥哥也都会上寺，在上大学前我一直觉得这些都挺正常的啊，这就是我们的民族特色吧，我也不会过多地思考什么。（个案 15）

小时候妈妈会让自己戴盖头、洗大小净、礼拜，上初高中的时候我还会这样做。但一直到高中的时候我都没想过为什么，可能因为习惯了吧，而且周围很多同学都这样做，也就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个案 20）

而有的被访者则会逐渐开始思考宗教行为背后的意义：

长大了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初高中学到的东西越来越多后，你自己会去想一些、探索一些东西，会想我们除了饮食、行为还有哪些方面与其他民族不同，然后会发现信仰不同，自己就会想，为什么要有信仰？信仰是什么？难道我们这样做了就是信仰了吗？应该怎样去理解这个信仰？会想这些事。（个案 07）

总之，在亲属长者的指导下，抑或是在环境氛围的熏陶下，个体会逐渐形成对回族的初步认识，而民族意识和观念也会逐渐萌生、明晰、强化和发展，但因为家庭和周边民族氛围的差异性的存在，不同生活环境下的个体也会形成不同层次、不同程度的民族意识和群体观。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回族认同根植于根基性的情感联系，这种认同最初就来自于家庭氛围的熏陶，来源于一代又一代人共享记忆和经验的沉淀，然而当个体的心智越来越成熟，独立思考的能力越来越强时，他们势必会对各种记忆、经验进行进一步的思考或反思。基于此，接下来的探讨内容呼之欲出：在独立心智高度发展的大学阶段，个体的反思结果又会是怎样呢？之前形成的民族意识的强弱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到个体之后的民族认同的强弱呢？

## （二）大学——民族认同发展的“自由地”

作为一个高素质的文化群落，大学能为各种文化提供一个较为宽松的兼容环境，使各类文化特征得以充分彰显。对于离家求学的回族大学生而言，他们所感受到的就会是一种异于家乡的以汉文化为主的多元文化环境，周边的学习生活氛围、与周边同学的互动都会使他们有意无意地重新审视自己既有的文化价值体系，进而影响到他们对回族的感知和认同状况。

### 1. 民族身份和民族意识的“激活”——“我群体”与“他群体”的比较

进入大学以后，民族身份和民族意识并不会时时出现在个体的思想意识中，然而访谈发现，通过对“我群体”与“他群体”的比较，个体的民族身份和民族意识会得到有效的情境性的激活：

在家的時候沒感覺，因為周圍人都是，就不覺得這是個特殊身份，大家生活上、宗教活動方面都是很相似的。但是你來這兒時，大家就會覺得你很特殊，像自證預言一樣，久而久之你也覺得自己很特殊了。特別是通過比較之後，你就會發現自己真的很特殊。（個案 01）

之前在家的時候好像還好，來這後你會發現你在飲食上、習慣上跟別人好像有很多不一樣的東西，然後你是個“回族”這一意識，就常常出現在日常的言語中和腦海里。（個案 15）

我們那裏回族很多，這邊回族很少，對比感覺鮮明，還是更明顯些。（個案 11）

以前的生活環境里，人都是那樣的嘛，都是穆斯林，這樣你就不覺得你有多大的區別，但是在這邊就不一樣了。（個案 18）

对此，中外学者也提出过相似论点：Roosens E (1989) 曾指出说“最孤立隔绝的传统群体，可能是在自我族群意识上最弱的群体”<sup>1</sup>；费孝通教授 (1989) 曾指出说，“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民族的认同”；而 Eriksen T (1993) 也认为“族群是经由它与其他族群的关系而确定的，并通过它的边界而明显化”<sup>2</sup>。也就是说，在家乡，尤其在传统的回族地区，回族学生生活在一个完整的回族文化体系内，行为的方方面面都会受到影响，然而正是因为长期浸透于该氛围中，他们对这种影响的感知可能并不太明显。走进大学后，回族学生完全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来面对这一陌生的环境的，在与其他民族同学的交往过程中，各种饮食习惯和节日风俗等的不同都会给个体带来较大的差异感，由此激发出他们的民族身份和民族意识，使其活跃于个体的认知中，并进而影响到个体自身的判断、决策和行为。那么，如果牵涉到民族认同，这种差异感又会带来什么？当这种差异感产生后，回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会必然得到提升吗？在接下来的讨论中笔者将回答这些问题。

## 2. 校园环境内回族认同的发展趋向

通过访谈可以发现，当民族意识被激活后，大部分个案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过内心矛盾的情况，生活上的不便使他们以往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面临很大的考验。比如在吃饭方面有些同学就感到很不方便：

在家时，清真餐馆是随处可见的，而且你常会看到一些回族老人做礼拜。来到北京后，毕竟它不是聚居区，回族餐馆比较难找。(个案 11)

有时候朋友会拉去聚餐，我一般不去，只能跟他们说清楚，要不就是去了喝果汁。我感觉通过聚餐，我们之间的感情肯定是可以增强的，所以对于我来说，通过这一渠道来增进感情，肯定会弱一些。(个案 15)

每次想和同学一起吃饭，都不是很方便，这边也没什么回族餐厅，有时候我真的会去想我们为什么会有相关的饮食禁忌，也有时候会冒出来去非清真餐厅吃饭的想法。我知道我这样不对，这肯定是违反教义的，以后肯定会受到安拉的惩罚。其实内心还是挺矛盾的。(个案 17)

研究生阶段，导师总会开些总结性聚餐会，我其实去了也不大方便。但他总会说些东西，所以我会过去听一听，毕竟不去也不大好。(个案 19)

在礼拜功修方面，有些同学也感到了些许不便：

像以前在家的時候，五番拜功都可以准时进行，但现在礼拜时间往往会被迫延后。(个案 03)

在家的時候，我是做礼拜的，但入校后我就做得很少了，因为课业压力比较大，没什么时间，也不方便，其实这也是种借口吧。但从内心上来说，每次看到周围的穆斯林同学能够继续坚持时，我还是挺佩服他们的。(个案 20)

面对这些考验，有些同学的回族认同感出现了弱化趋势。不难理解，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很多同学对回族的认识仅停留在对习俗、禁忌的基本了解之上，在更多元的环境下，如果缺少一个加强认同的作用力的话，这种民族或者说宗教知识的匮乏就很容易导致宗教信仰的淡化，之前本来就不太稳固的认同体系也很容易被冲垮：

来大学后，我的民族认同感弱化了。之前我对回族的认识其实就不是太深的，来这后我觉得我周围的回族也不多，回汉通婚的又比较多，我也逐渐就没那么在意了。(个案 12)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同面临相似的考验，本研究选取的大部分个案却提到说自己的民族认同是得到强化了，这又是为什么呢？对此，笔者又展开了进一步的分析，并发现以下两种原因较为普遍：

其一，同学间的互动对个体民族认同方面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对此，我们首先要引入之前

<sup>1</sup> 马戎编，《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sup>2</sup> 同上





对差异感的探讨,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对群体差异的感知并不一定导致民族认同的强化,但某种程度上说,群体差异是民族认同的前提,只有在互动中这些差异被感知被比较被反思时,个体对某一群体的认同才会得以进行。也就是说,各种差异的凸现可能会让个体对本民族产生更强的内部亲和力:

我很喜欢跟回族朋友在一起,感觉大家都聊得开,就特有归属感。(个案01)

我应该说,更喜欢和民族成分近一点的或者一样的人去交流,就是因为宗教的关系,信仰的关系。(个案08)

交往中精神上的相契合往往会让个体对本民族产生更强的认同体验:

在这样一个大环境里面,民族身份很凸显,你就会主动和同民族的同学交往,你的民族认同就会很强。(个案04)

没上大学前,身边都有很多回民,但是就因为大家都是回民,所以也不会多谈民族方面的问题,因为大家潜移默化都知道。但是一上大学吧,在校园里,大家都是因为这个东西而聚到一起,所以你们谈的就是这些,你谈的多了,这种感觉肯定就越来越强了。(个案06)

来大学后,你会和不同的同学交往,价值观的不同可能就容易让同学群体化。对于我来说,从心灵上我就会选择我更亲近、更熟悉的群体,和穆斯林同学交往时,能感觉到一种情感交流背后的灵魂的交往,因此这就导致我的民族认同感越来越强。(个案10)

另一方面,与这些同学的交流还可以有效补充或强化个体之前形成的与回族相关的知识体系,深化之前的种种理解:

我家那边的民族认同感也不是特别强,上大学后我反而接触了一些比较有信仰的朋友,而且还有一些去别的地方的学习交流机会,比如我每年都会去些比较有民族特色的地方,比如西北啊、云南啊。而且身边有很多民族认同很强的同学,跟他们交流,也就把自己的认同给提升上去了。正因为条件变了,我感觉在这边我反而会给自己创造机会,去跟懂得多的人交流民族文化,去实践自己的民族文化,在家的时候对这方面的注意可能还不那么明显呢,在家更多的是父母告诉你做什么不要做什么,但具体为什么,理解得比较浅。(个案05)

在家的時候,就知道自己有一个回族身份,但是不了解,只是在家懵懂地知道我们是回族,不能吃哪些东西,其他的就很少有了解。家里那边有个清真寺,里面也有阿訇,但大家也不去,我也不知道他们在里面具体负责什么事情。当时我对穆斯林和咱们这个民族都很想了解,只不过没有途径,也不敢去尝试。后来,尤其到了大学之后,接触了一些信仰比较好的同学和一些书籍,才对穆斯林能够吃的食品的定义有所明确。和同学聊天的时候,不同人知道的东西不同,感觉大家还可以补充一下。反正大学里这个氛围就使自己愿意主动接受,主动和大家打成一圈,慢慢去了解,这是一个改变的过程。(个案19)

而且还会在宗教行为上有所约束、有所改变,把父母曾经的要求转变成自觉行为,并在此过程中强化自己的民族认同:

感觉跟他们在一起时,就能很明显地感觉到自己是个回族,而且还能对我的行为有所纠正。举个例子吧,我其实是喝酒的,但有次和一个云南的同学一起去唱歌,我点了两瓶酒,他就不喝,我就觉得我做的不太对,之后也就注意些了。(个案01)

我们在大学里的老乡啊,这些有个圈子,比如说封斋的时候,大家每天晚上都叫着去封斋,经常叫,大家都督促你,很有氛围。(个案04)

预科的时候,我们一个宿舍的同学都是穆斯林,有一个同学会天天在宿舍做礼拜,后来我也就跟着她一起做了。我外婆是做礼拜的,但我们那边的习惯一般是妇女到了中老年之后可能才开始戴头巾、做礼拜,所以我在这边是受同学的影响,觉得做礼拜也是种净化心灵的过程,所以我就做礼拜了。(个案16)

其二,有的同学所处的大学环境有较浓厚的民族氛围(如中央民族大学和中国伊斯兰教经学



院), 这部分同学所感受到的异文化冲击感会比较小, 能够很好地延续或强化自己的民族认同:

我觉得我之前有的仅仅是一个回族的称号而已, 但我对信仰的了解就是微乎其微了, 几乎算是不知道吧, 什么都不知道, 后来, 也挺知感真主的。来到经学院以后, 通过这种言传身教, 通过对宗教的一些兴趣吧, 我会不断地去认识理解, 最后呢, 也就慢慢激发出了自己的信仰。我们学校举办的活动挺多的, 比说周五的演讲比赛啊, 《古兰经》诵读比赛啊, 很多。参加《古兰经》诵读比赛的时候, 确实挺能改变我的, 每次去诵读它的时候, 都有一种新意, 不会厌烦, 都像是一种崭新的东西。而且听到诵读很好的同学参加比赛的时候, 我觉得都是一种享受, 真的。(个案 02)

在经学院里, 我们本来就是学伊斯兰教、学宗教的, 所以在大学教育熏陶下, 随着我们对伊斯兰教的了解, 在认同这方面也是逐渐增强的。(个案 03)

因为我进的是中央民族大学, 所以我觉得自己的民族认同感是得到强化了。民族院校跟其他大学不一样, 它聚集了来自不同地区的不同民族, 学校很注重多元性, 很注重尊重不同的民族, 所以无论是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 自己的民族身份和对民族的认同都被强化了。我觉得在民族院校, 民族身份是最容易被强化的, 我也理所当然被强化了。(个案 16)

以上三位同学的回答让我们看到, 无论之前处于怎样的生活环境, 受到了怎样的有关民族信仰方面的教育, 学校民族氛围对个体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对于之前家庭民族氛围较浓厚的个体(如个案 03 和个案 16)来说, 这种学校环境可以被视为是对以往生活环境的一种很好的延续, 易于维持个体业已存在的民族意识的稳定性, 也更易强化个体的民族认同; 而对于之前民族意识较淡或对回族传统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知之甚少的这部分同学(如个案 02)而言, 氛围浓厚的学校环境则会对以往相关知识的空缺做一有力填充, 并在此基础上强化其民族认同。

总之, 在大学校园里, “我群体”和“他群体”的对比很容易让个体产生差异化的感觉, 文化冲击加上认同体系原本的不牢固很容易导致个体民族认同的弱化。但通过对“强化”背后机制的分析, 我们发现, 无论个体之前的民族意识存在怎样的强弱之分, 只要他们对自己的民族身份尚怀有一丝认同, 则在某些作用力, 如学校氛围、同民族同信仰同学的推动影响下, 他们的认同感仍会有很明显的强化趋向。讨论至此, 我们也就回应了之前提到的问题: 家庭熏陶下形成的民族意识的强弱与之后民族认同的强弱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虽然家庭对个体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的熏陶和影响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但在某些情况下, 个体仍可能会表现出之前强意识与之后弱认同的复合, 也有可能表现出之前弱意识与之后强认同的复合, 这也从侧面表现出了现实生活中民族认同问题的复杂性。

### 三、“少数群体”的生存策略——民族意识的维系和认同的强化

无论是出于对家庭民族氛围延续的考虑, 还是因为受到了学校氛围及周围同民族、同信仰同学的影响, 很多同学都希望自己的民族意识和信仰能够维持下去, 希望自己的民族认同不会弱化。笔者认为, 对维系民族意识和强化民族认同的策略的讨论有着非常大的现实意义, 而被访者在访谈中也有意无意地表露出了一些应对策略, 有着很大的启发意义, 因此笔者特设此章节, 欲对如何建构或强化自己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的可能途径展开探讨。

#### (一) 叠合认同

随着个体参与的社会场景不断扩大, 个体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和身份会更多元化、复杂化, 每个个体都会是多重身份的承载者, 而每个身份的背后又有着一种文化的支持。对于回族大学生而言, 进入大学以后两种身份会变得尤为明显: 一方面, 他们是在校大学生, 必须要接受社会主流文化对他们的思想型塑; 另一方面, 他们又是少数民族大学生, 是自己所属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很明显, 这两种身份要求及其背景文化都存在很大的差异性, 因而往往会给回族大学生们带来一



定的心理压力。访谈中看到，为了有效地调试这种心理压力，也为了不放弃传统而又能更好地融入这个环境，很多同学采取了这样一种策略——对两种文化的双重认同：

对于回族文化，肯定你骨子里面要坚持的，但现在中国主流社会文化也有很多你必须认同的部分，所以你行为上可以有一点点变通，也不能太死板。（个案 06）

你对回族的价值体系认同的是最多的，然后你跟汉族也有一些共同的价值体系基础。因为我们生活在中国，受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影响比较深，我们跟汉族在这方面的认知比较相似。在现在的社会环境中，我们明显是一种价值观的双重认同。（个案 09）

我不会丢弃回族的一些优良传统，但我觉得社会主流文化也有很多很优秀、值得借鉴的地方，所以我会保留两者的优秀的一面，我觉得这也不会有什么冲突吧。（个案 14）

我们毕竟已经离家，到了现在这个环境中，可以说为了适应吧，我们还是得融入到主流文化中，但以前的回族传统也是非常重要的，我想我还是会坚持下去的，毕竟那是我们的根。（个案 15）

从某个角度上讲，这种双重认同的模式其实也是种维系民族意识的好方法，毕竟它既不会让回族同学放弃以往的习惯和信仰，又可以帮助他们更好的应对现实的变化。对于这一点，杨凤岗（1999）的“叠合认同理论”可以给我们一定的理论关照。在对美国华人基督徒的研究中，杨凤岗发现，他们“既没有放弃族群认同被动地接受同化，也没有拒绝融合而简单地固守其族群认同，而是同时圆润地建构和重构美国人认同、华人认同和宗教认同。或者说，美国华人基督徒的认同建构过程就是将这三种认同叠合在一起，而又不丧失任一认同的独具特征，从而成就其叠合认同”。如果类比到此项研究，那么回族大学生的双重认同其实也是种对“同化”和“固守”取中间态的表现，他们会“圆润”地把两种认同叠合起来，既自觉维护和传承本民族的传统，又会对社会主流文化的积极面向产生认同。我们看到，在这种多元文化环境下，双重认同的选择不仅使个体保留了民族传统的精髓，又增添了个体身上的多元文化色彩，就此意义上讲，叠合认同会是维系民族意识的一种巧妙途径。

## （二）社交网络的建构

### 1. 学校内的内群体互动

正如前文所说，大学校园里民族认同很少会作为一种前提意识出现在个体的思想范畴内，对此有同学指出：

为了强化我们的认同，我们必须时时激活我们的民族意识，这就需要我们身边必须有一个回族群体。（个案 11）

还有同学提到说：

如果是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如果有一个穆斯林或回族同学，我想他会是第一个我愿意跟他交朋友的人。我还是挺想结识更多的穆斯林和回族同学的，这样大家还可以互相影响。（个案 03）

因此，回族学生还是很希望融入到一个穆斯林或回族圈子里的。毕竟同民族、同信仰同学的存在会大大减小外在文化对个体思想意识层面的冲击，至少会减少个体作为一个“原子化”个体的迷茫感。然而，除了小部分同学外，其余大部分同学在校园里都不会戴白帽、搭盖头，再加上回族又没有自己的语言，这样在茫茫人海中就很难识别出谁是回族、谁不是回族。在这种情况下，回族同学究竟是怎样识别彼此，怎样建构出一个校内社交网络的呢？访谈发现，学校的清真食堂实际为回族或者说穆斯林同学们提供了一个可相互识别、相互交流的平台：

感觉佟园（北大的清真食堂）也是一个交流场所，那里的氛围可好了。一开始它是个交流平台，等大家都认识之后，就成了全人交往了，就是单纯的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有时候大家都相约在外面吃吃饭，唱唱歌什么的，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关系特别密切的小群体。（个案 01）

校园里可能看不出来，但（清真）食堂里你会认识很多人嘛，然后我们就经常会一起参加聚会，主麻，或者有节日的时候我们也会聚一下，去做礼拜啊，去吃一下啊，去庆祝一下。（个案

08)

在清真食堂，你可以结识到很多回族同学，除了吃饭会碰到外，我们还常常会约出去一起自习，一起在外边吃饭，一起听阿语课，每次在一起的时候我的感觉都特别好。(个案 11)

因此，学校的清真食堂实际为穆斯林同学提供了进一步交流认识的最初契机，在这种契机之下，他们还会在日常生活中加强彼此间的互动，有形无形地构建一个小群体，进而满足了穆斯林学生的群体归属心理。

对于回族同学之间平日的互动，有同学还进行了进一步的表述：

我身边有很多同学是以前学阿语的，在国外都呆过几年，就是那种有经验的，我们在这边会搞个阿语班，平时就是给大家讲一讲，谁想去就去。刚开始我也算是组织者之一，虽然我一开始比他们懂得少很多，做得差很多，但是我会去积极跟他们组织这个。然后，我也会和他们积极地做礼拜，去谈这个问题，然后跟周围的同学宣扬这些东西。(个案 06)

这边西北的穆斯林都很多，大家在一起交流啊，玩啊，吃饭啊干嘛，都比较轻松。我们有时会坐在一起谈论些关于信仰这方面的内容，比如说怎么去加强信仰，怎么把自己的信仰去完善，怎么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信仰，这样我们可以很好地交流彼此的想法，对大家都是种促进。(个案 07)

不难看出，校园里的内群体互动有效地把回族大学生个体融入到一个群体范畴内，日常交流互动中明显的民族宗教色彩无疑会对他们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有所激发和强化。

## 2. 回族群体的社交网络延伸

除了与校内穆斯林同学交往外，有些同学还会拓展延伸自己的社交网络，积极与其他大学的穆斯林同学相联系。众所周知，大学里广为存在着不同个体与不同类型人群之间的交往，每个学生都会有一个自己的社会交际网络。由无数个个体组成的各自的社会网络彼此重叠交差，又会形成一个不同内容、不同边界的各类群体。从这个意义上讲，回族大学生的跨校社交网络实际就是无数回族学生的社交网络彼此交叉重叠的这一部分，这种关系网络的存在无疑会增进回族甚至是穆斯林群体的凝聚力，也会在交流互动中有效提升回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感。以下几位同学就为我们介绍了跨校穆斯林同学间的互动形式以及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

我们会在校内举办篮球赛，各个学校的穆斯林同学都会参加。我还是挺愿意认识回族同学的，感觉这是一个回族圈子的事，自己还是应该融进去的。感觉活动中大家都很仗义，很义气，这种感觉在其他朋友那可能稍微弱些，所以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挺好的，而且真正能体味到回族群体之大，对大家都挺有亲切感的，挺认同的。(个案 01)

因为我家那边的民族认同感也不是特别强，上大学后我反而接触了一些各学校比较有信仰的朋友，而且还有一些去别的地方的学习交流机会，比如我每年都会去些比较有民族特色的地方，比如西北啊、云南啊。而且身边有更多民族认同很强的同学，跟他们交流也就把自己的(民族认同)提升上去了。(个案 05)

除了和大学内部的回族同学交流外，我们跟其他学校的穆斯林同学也有联系的，我们常会举办一些活动增进大家的交流，把大家团结在一起。比如我们有个北京高校穆斯林群，一开始各个学校会举办些篮球赛、足球赛之类的活动，各高校都有负责人，有学校就建了群，通过各负责人传达有这么个群的信息，然后学校内部也会通知，这样就把大家联系到一起了，有什么事上面都会有通知。另外我还会出去交流，去一些穆斯林聚居区，像之前我们就去过河北沧州，去年十一月的时候还去了山西、河南，当然也有过来的，去年五一的时候大连那边就过来了些穆斯林大学生过来进行交流。这也是一种走出自己的学校、走出自己的圈子的交流方式，可能接触的不仅是学生，也会有一些社会上的，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宗教方面的人士吧。在交流过程中，我们会先听他们讲，听资历比较高的一些阿訇、学者，还有各个大学比较优秀的学生的一些经验分享。然后再进行相互之间的交流，分享经验啊，之类的，感觉还是很有意义的。(个案 19)

总之我们看到，无论是通过对校内社交群体的构建还是跨校社交网络的延伸，回族大学生都有效地满足了自己的群体归属心理，并在群体活动中不使自己的民族意识得以强化。值得一提的是，访谈中我们也看到了这样一个认同链条：当这样一个穆斯林群体被构建后，天生的身份联系和日常的频繁交往会使个体对所属群体产生更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而因为他们的群体活动经常会涉及到民族宗教元素，所以又会在间接上强化个体的民族认同。因此，与同民族、同信仰同学间的社交网络的建构也可以有效维系民族意识，强化民族认同。

#### 宗教节日和活动的卷入

在维系民族意识、强化民族认同方面，如果与构建同民族、同信仰同学间的社交网络相比，对宗教节日和活动的卷入明显会是种更为直接的方式。对此，个案 01、个案 16 和个案 19 就提到了对宗教节日参与的看法：

平时过节的时候，佟园（北大的清真食堂）会举办些活动，我也会戴个白帽帽过来，而且在参与过程中觉得可神圣了，尤其是看着大家都是盖头、帽子，马坚的遗孀在那一坐，我就觉得特别神圣，特别激动。（个案 01）

每次举办节日的时候，清真食堂都会是一个最大的平台，供我们这些穆斯林同学一起聚会、吃饭，感觉每每这个时候都可以增加同信仰同学间的凝聚力。（个案 16）

上大学理解了古尔邦节、圣纪节等节日背后的深刻意义后，我就感觉那些节日还是蛮有意思的，而且在节日中我也能很明显地感受到一种认同的强化。（个案 19）

除了宗教节日外，个案 03 也提到了宗教活动带给自己的认同强化方面的意义：

我还是挺担心被同化的，所以平时会做些宗教功修来加强自己的认同，比如说封斋，我觉得封斋是对我比较有作用的一个，因为人在饿着肚子的时候不会想很多东西，心里面会比较静一些，这种慎独力也会拉近你跟安拉的距离。（个案 03）

可以看到，在对宗教节日和活动的参与中，个体会更直观地感受到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及宗教信仰，更主体性地接触到本民族的内在，也就更容易在心理上形成相应的亲切感、归属感和认同感。因此，积极参与宗教节日和活动的这种方式也无疑会是种维系民族意识，强化民族认同的有效应对策略。

## 四、民族认同中的宗教信仰意涵

宗教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系统，它借助神圣的象征对民族精神加以整合，规范了人们的行为方式，并对人们的世界观、思维方式等产生了很大影响。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宗教一直是许多民族主导的意识形态，渗透在民族成员的精神、行为等诸多层面，对民族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sup>1</sup> 在此次访谈中笔者也发现，当论及到民族认同的某些方面时，宗教信仰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的确是不可忽略的。对于回族而言，伊斯兰教为其提供了一个思想和行为规范的范畴体系，在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等方面都能体现出伊斯兰教的影响所在，某种程度上说，“回族认同”表达的实际是一种以宗教信仰为核心的认同心理。

既然宗教信仰在回族认同中有着这么重要的地位，笔者特设此章节，力图探究伊斯兰教在回族大学生对群体边界的划定和回族认同方面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 （一）宗教信仰与边界形成

#### 1. 对边界存在的直接探讨

提到“边界”，有些人可能感受到一种硬性的排斥性的区隔化分，因此在讨论前，笔者欲对此做一说明：本章节中提到的“边界”所指涉的并不是隔绝人们活动的一条硬性界限，而是一种为了探明群体间差异、了解群体间互动情况的划分。在一项关于沙捞越的个案研究中，研究者就

<sup>1</sup> 张声作主编，《宗教与民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发现,沙捞越土著族民与马来人之间就存在明显的界限,而真正维持这一边界存在的就是伊斯兰教。<sup>1</sup>那么,回族大学生视域中的边界又会是怎样的呢?伊斯兰教会是边界划分的主要标准吗?访谈研究中,个案对此发起如下探讨:

唯一的区别就在于信仰,一个是无神论,一个是有神论,这样的话这个界限就很明确了。但我们不排斥跟他们交往,汉族毕竟也是有很多美德的,但我们不能盲目地模仿,不能说你是我的朋友,我就盲目地模仿你,因为毕竟我们是回族、是穆斯林,所以这方面的界限必须有。(个案 02)

那肯定有,而且还不小,主要就是信仰,我们信真主,他们不信,这是最重要的。(个案 06)

长相上没多大区别,但是从饮食习惯信仰上看,区别还是挺大的。……我可能会更愿意交穆斯林朋友吧,主要源于对信仰的认同感和对信仰的亲近感。(个案 10)

如果是信仰上来说,我觉得我们跟他们不是一个群体。但抛开信仰来看,我觉得也看不出来太大的差别。(个案 19)

可以看到,以上几位同学在论及民族边界时都提到了信仰上的差异,除此之外,也有几位同学从日常服饰或饮食习惯方面给出了边界存在的解释:

我觉得个体和个体没法比,差异太大了,必须从群体的层面考虑,但最多也就是饮食习惯上的吧。(个案 01)

我感觉不强吧,就我所接触的汉族同学来说,我觉得也没什么,就是饮食习惯吧。(个案 03)

那看你要怎么划分了,我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说有的话,比如你去宁夏看一看,你去青海、甘肃这些地方看一看,大街上都是戴着白帽子的人,在服饰上就有明显的不同。(个案 07)

最明显的界限就在吃上,对于其他方面在日常生活中也不是很明显。(个案 11)

有差异啊,主要还是饮食吧。(个案 18)

正如上面几位同学所指出的,群体的服饰、饮食习惯等文化项目的确也都可以被视为群体边界的一种标志。然而笔者认为,伊斯兰教既是宗教信仰体系,又是生活方式和道德规范,因此从根源上说,饮食方面的注意实际也是出于伊斯兰教的规定,只是在访谈中,个案没有把饮食上的差别归因于宗教信仰的不同罢了,也就是说没有指涉到宗教信仰的语境。从这个意义上讲,受访者以上的看法都表现出宗教价值体系的确是一道明显而又深刻的社会边界。

## 2. 婚姻观反映出的边界设定

婚姻所涉及到的不仅仅是两个异性之间的关系,而且还隐含了两个人背后所涉及的价值观念、文化模式、社会网络等多重关系。<sup>2</sup>因此,个体的婚姻观念无疑会反映出个体深层次的思维观念,而且也可从中折射出个体对群体认同及群体边界的设定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对边界的直接界定相比,婚姻观的内涵应该更为丰富,因此在本部分中,笔者将从侧面入手,通过婚姻观进一步探讨个体对边界的认知情况。

研究发现,个案在择偶对象的范畴选择上表现出了明显的边界设定,而且从中折射出的民族因素和宗教因素也是非常明显的。总体而言,我们观察到了以下几种边界设定方式:

### (1) 以民族为界

我对对方的民族身份是有要求的,但怎么说呢,我觉得有些回族信仰上可能欠缺些,但我感觉生活上能合得来就行,我还是挺想找个回族的。(个案 01)

我还是会尽力找个本民族的吧,这样是最好的,因为本民族的有共同的基础,无论他的信仰是有还是没有,是深还是浅,但有共同的基础可能好一些。(个案 04)

我觉得只要是回族就可以了,信仰方面我也没什么要求。(个案 13)

### (2) 民族与信仰的交集

<sup>1</sup> 巫达,《族群性与族群认同建构——四川尔苏人的民族志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

<sup>2</sup> 菅志翔,《族群归属的自我认同与社会定义》,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朋友是朋友，婚姻是婚姻，毕竟婚姻是一个民族延续的方式，我觉得还是得找回族吧，不然之后可能会面临一些麻烦，比如婚葬习俗、饮食习惯问题，这些都很难去调和，虽然对方有可能会跟你保持一致，但她毕竟还有她的父母。所以我觉得我还是会找个回族，而且她必须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个案 02)

我的想法随着自己认识的不同有所改变。以前是觉得找不到回族，找个能在饮食上相包容、相理解的汉族也行。后来又觉得找个汉族也还是挺麻烦的，因为之前我妈妈、外婆那边是汉族嘛，过去她们也会注意给我们专门准备些菜，但还是觉得挺麻烦的，然后我就觉得自己还是得找个回族，但有个要求就是不能吸烟、不能喝酒，感觉现在吸烟、喝酒的回族还是挺多的，但我觉得除了饮食上要注意，那些方面也得注意吧。再后来，就是接触了信仰之后，我觉得还是得找个有信仰的，民族上最好还是回族吧，感觉汉族穆斯林如果能够把家里的工作做好的话，就是整个家庭都跟着他信仰伊斯兰教，那样还好，但如果只是他一个人，而且如果还遭到他们家人的反对的话，那还是比较困难的。对于维族哈族那些，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界限的吧，感觉维族挺多人都是喝酒的，我有一个回族朋友去他新疆朋友家，就是被逼着喝酒，我觉得还是选择回族吧，回族的穆斯林。(个案 19)

### (3) 以信仰为界

我的第一个条件是首先信仰要一致，信仰要统一，不管她是哪个民族，或者是哪国人，反正这是第一个。就是是个穆斯林就可以。可能有些人觉得还是要找个传统的回族，但通过我与非回族的穆斯林的交往，我觉得他们很多人比传统的回族做的要好，而且他们的认识也比传统的认识更深刻一些。我们的信仰是传统的信仰，但是很多非回族穆斯林的信仰是通过自己的参悟得来的，是自己全心全意地加入而得来的。不像我们现在很多回族都是先贴个标签，然后再理所当然地接触些信仰方面的东西。所以我更欣赏非回族穆斯林的信仰。因此择偶方面，不管什么民族，只要是穆斯林就行。一开始我可能不知道，但我上一辈的很多人可能觉得是一个回族就好，都认为两情相悦就好，但真到了油盐酱醋茶层面，就会发现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价值观是多么好。其实从教法上来说，找一个穆斯林也是个必要条件。如果有一个信仰特别淡化的回族和一个非回族的穆斯林的话，我想我还是会选择后者。(个案 03)

我认为必须信仰伊斯兰教，而且必须坚守伊斯兰教教法的规定。无论之前是否是穆斯林，只要你之后信仰就行。(个案 07)

这个我首先肯定要选和自己信仰一致的人，就是穆斯林。进教的汉族在我看来，也应该是能接受的。(个案 08)

即使我找汉族的话，肯定也是女方愿意认同接受我们的信仰，至少两人要有共同的信仰基础，因为信仰是超越民族的。其实我不在乎什么民族，如果从信仰角度来讲，我会觉得这个女孩不礼拜没关系，毕竟信仰有个逐步的过程，只要她对我们的信仰有种亲近感、认同感，很多东西都是可以慢慢过来的。两个人能不能融洽，这都是个过程，双方都要为婚姻牺牲一些东西，我不一定要求她立刻按照信仰方式去做，而且很多东西都是她自己来选择，她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慢慢地更好地接近信仰本身。我不会要求女孩要戴个头巾，我觉得这无论是对她还是对我来说都比较残酷，我感觉这就是个逐步的过程。(个案 10)

通过对婚姻观的考察，我们看到，因为信仰的缘故个案 03、个案 07、个案 08 和个案 10 的边界实际设定在了一个更为宏大的层面，即“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当然我们并不能据此简单下结论说在他们的视域内，民族和民族之间就没有明显的边界划分了，毕竟这里反映的仅仅是他们对结婚对象范畴的一个边界设定。但不管怎样，以上的探讨都让我们看到了信仰在被访者边界观念的形成中所起到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 (二) 宗教信仰与民族认同关系的主观认知

提及到宗教信仰和民族认同的关系问题时，被访者的回答似乎很一致，即强调信仰的维系并



进而加强民族认同的作用：

我觉得，很多回族的民族认同感都太弱了，就是因为他的信仰的淡化和缺失。（个案 02）

有了共同信仰的话，大家之间就更有了种血浓于水的感觉了，就是走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不认识的回族穆斯林朋友间也会相互帮助，还是蛮多的。比如我很喜欢出门，基本靠这种关系，外面就有人接待了，这还是蛮多的。（个案 05）

我觉得伊斯兰教可以给人一种思想上的力量吧，就是这种力量可以把人维系在一块儿，让人们很自愿地遵守一些规定。（个案 11）

回族就是靠伊斯兰教这个纽带所凝聚起来的，宗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种凝聚力，一种内在的力量，我们回族在人种上、体质特征上跟其他民族没有太大差别，我们只能靠宗教来区分彼此，所以我们信了伊斯兰教后就更容易找到彼此的语言。我觉得一个民族还是要有信仰的，这样就会更加凝聚。（个案 16）

可以看到，伊斯兰教是把各个回族成员凝聚起来的强大精神因素。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伊斯兰信仰已经与回族感情、回族文化、回族习俗等融为一体，伊斯兰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以及行为方式都已在很大程度上转换为回族的日常生活方式，也就是说伊斯兰教已深深浸透到回族精神的内部，成为回族心理素质的重要内容。正如个案 10 所说：

回族的形成比较复杂，其中也包括了融合，我们居住的地方也都有很多不同的民族，可能会多少受到些影响，但在形成过程中，信仰就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维系力量，我们对风俗习惯的选择肯定都会出于对信仰的考虑，就是把信仰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个案 10）

Geertz C 曾指出说，宗教仪式行为可以以打动人的感召力，把价值和宇宙观赋予个体，从而把个体整合成一个共同体。<sup>1</sup> Hobsbawm E 也曾指出说，“宗教原本就是人类用来团结力量、交流心灵的最古老组织之一。通过共同的仪式和兄弟之情，宗教便可以将完全没有共同性的人群集结在一起。”<sup>2</sup>因此在研究回族认同时，我们必然不能忽略伊斯兰教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毕竟它是本民族所有成员所共知、所共同遵守的一种“同样的游戏规则”<sup>3</sup>。

## 五、进一步的讨论：“传统”与“现代”博弈下的认同存续

### （一）发展前景的主观思考

众所周知，随着现代化浪潮的出现，各少数民族面临着极为严峻的考验。对此，部分人群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前景持一种较为黯淡的态度，认为少数民族自身的传统特征必将会被慢慢抹去，自有的文化模式和文化体系也会逐渐向主流文化“缴械投降”，成为同化的牺牲品：

我觉得挺危险的，一代代年轻人逐渐融入了这个大环境，除了在少数民族地区生活不出来的人，感觉其他人都挺容易被淡化的，最多就是饮食上还有习惯。他们就是平时过个节，可能对于弘扬伊斯兰教精神的事会越做越少，我觉得还挺危险的，个人表示有点担心，就害怕以后“回族”这个称谓会变得很符号化。（个案 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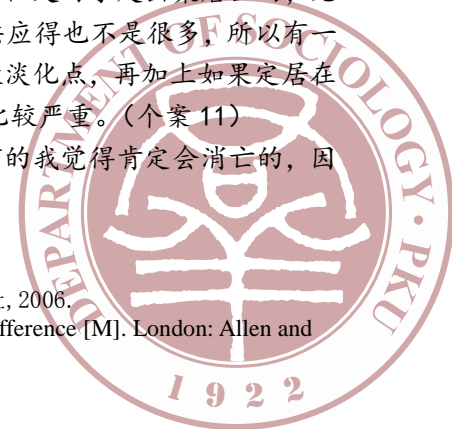
总体来看，在聚居区的回族的生活习惯应该不会有大的改变，但是对于走出聚居区的，尤其是对于在南方的同学可能会受到些影响，因为毕竟清真牛羊肉供应得也不是很多，所以有一定的不方便。所以我觉得出来如果对自己把握不好的，可能就会稍微淡化点，再加上如果定居在外面，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可能就会被汉化，或者说汉化得可能会比较严重。（个案 11）

我觉得这个同化特别严重，很多回族传统的东西都正在减少，有的我觉得肯定会消亡的，因为它的细节的东西太多了。（个案 12）

<sup>1</sup> 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sup>2</sup>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sup>3</sup> Barth F. (e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 [M].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69.





部分人群表现出一种乐观、悲观同在、不置可否的倾向，毕竟在目前的发展阶段，我们也难以精确地预见各少数民族将会在多大程度上保留或丧失他们自有的特色。

我觉得这挺难说的，还是得看每个人吧。（个案13）

有时候觉得我们这个宗教还是挺好的，挺能规范人的言行的，应该还是挺有前景的。但如果我们不是生活在回族氛围特别浓的地方，清真餐馆啊什么的比较难找，这也还是挺麻烦的。（个案17）

毋庸置疑，在现代化浪潮下，日益频繁的社会流动和文化交流的确给少数民族的发展带来重大挑战，文化和价值观的冲击轻则使诸多少数民族成员陷入认知迷茫和混乱的状态，重则使人们全然放弃本民族的所有，在这种情况下，认同不在了，民族身份也就变成了一具空壳，那么长久以往少数民族的发展的确就会成为一个大问题，毕竟“一个民族对自己传统文化的认同程度、文化自觉能力，决定一个文化在倡导多元文化并存世界中的地位”<sup>1</sup>。

## （二）认同存续的可能途径探讨

基于以上对回族发展前景的看法，笔者一直对以下几个问题存留思考：怎样才能有效避免现代化浪潮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侵蚀”？怎样才能让少数民族传统中的积极面向传承下去？怎样才能让少数民族更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怎样才能让少数民族认同得以存续？在对回族大学生个案访谈结果的梳理中，笔者欣然发现了一些在现代化背景下回族文化内核及回族认同存续下去的可能途径，特此做一讨论，希望能给回族发展趋向问题带来一个新的观察视角。

### 1. 意义诠释及信仰内化

我们知道，有些回族同学的宗教行为纯属机械模仿，比如对于饮食禁忌，很多同学都无法说明其中的真实原因，只是在环境熏陶下形成了一种习惯罢了，在出门吃饭的时候，他们会条件反射地寻找“清真”标志，但这也是对习惯性行为的一种简单延续。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这种规范性的行为明显难以存续，背后意义的缺失往往难以给个体提供一个坚持下去的理由：

在家的時候，我是不吃回族不能吃的東西的，但來到這之後，同學聚餐什麼的，你都不能去。有時候想想，好像我們很多東西也不能完全解釋地通，好像也沒什麼有說服力的理由，於是也就不是很在意了。（個案13）

對此，有位同學的現身說法很有啟發意義：

我並不擔心回族以後可能會被同化之類的问题，這個我是有親身體會的，我現在對信仰就非常熱愛，尤其是了解了信仰的話，你就會感覺信仰就是你追求的一個東西，你的民族認同感也永遠不會淡去。（個案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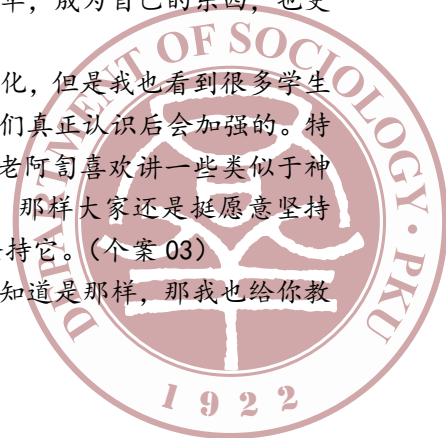
也就是說，如果對信仰的認識比較深入的話，就會体味到對信仰的熱愛或者自己行為的意義所在，這樣民族認同感可能就容易存續下去。對此，其他同學也給出了類似的看法：

信仰有兩種層次吧，一種就是言傳身教，有種家庭世襲的意味；一種就是理解後參天的，後天的信仰。前者就是一代代保持很傳統的回族習慣和信仰，然後就是一代代傳承下去，這樣的話，信仰就會很薄弱，只是一種言傳身教、世襲，你怎麼做，我怎麼做，一種盲目的模仿和照搬；但是第二種呢，因為你之前有所了解、有所參悟，可能會達到信仰的升華，成為自己的東西，也更容易被保留下去。（個案02）

從主觀上來講，我覺得一些走出來的大學生的信仰觀念等是在弱化，但是我也看到很多學生一直都在堅持，我覺得這還是取決於他們對這方面的認識，我覺得他們真正認識後會加強的。特別是對於一個大學生來說，我覺得應該注意教育的側重點吧，像以前老阿訇喜歡講一些類似於神話故事之類的東西，我覺得應該把現實中有益的一方面去跟大家講，那樣大家还是挺願意堅持的。……以前就是沒有從更深層次去解釋它，因此大家也不願意去堅持它。（個案03）

爸爸媽媽當時學的時候，並不是很了解那些背景或者原因，只是知道是那樣，那我也給你教

<sup>1</sup> 何群，《民族社会学和人类学应用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



的是这样，我不知道原因，我就不跟你说，你也不需要问。这样一来，他们这种方式学习下来之后，他们只是在脑袋里刻下这些东西，并不了解，然后会产生疑问，可是他也得不到解答。于是在出来之后，他就会感觉那些东西只是些条条框框，对我只是些束缚，然后我就把它们给抛弃了。但如果疑问比较深刻，他们就会想着看一些东西，去学习一些东西，学了之后如果明白了这些道理，就会慢慢加深他们的信仰，帮助他们接受伊斯兰，而不是说抛弃。而且真正深入了解后，行为上也可能会做得比较扎实，就不会轻易地放弃了。（个案 19）

不难看出，当“回族”这一名称只存在象征性符号化的意义时，当“回族”被简化成一种饮食习惯的恪守时，这种民族身份在民族融合的潮流中可能就会显得不堪一击。毕竟新生代在文化存续方面肩负重任，而他们在对民族传统文化和信仰方面的理解又远不及父辈，缺乏对这种观念背后原则性或解释性的探究，因此一旦遇到了外在冲击就不免会心生困惑。通过以上的探讨我们看到，个案们的观点至少给予了我们一定的启发：必须要让“回族”这一指称承载更多的宗教信仰意义，必须要让大家明白宗教的象征符号背后的意义系统，只有当这种更深层次的意义被人们所接受内化后，人们才会对这一民族乃至穆斯林群体产生更为牢固的认同感，也才会从行为上坚守自己的民族身份和民族认同。

## 2. 传统文化的现代构建

### （1）现代构建的必要性

我国有 56 个民族，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和世代相传的价值观，但是由于各少数民族人口所占的人口比例比较小，虽然国家采取过一些政策措施，各少数民族在传统文化的发扬和所具有的影响力等方面仍存有难以忽略的先天劣势。此外，随着现代化浪潮的出现，各少数民族又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它一方面要适应本国的多元文化环境，尤其是占据主流或主体地位的文化，另一方面还要适应国际性的跨民族文化。在这样的环境中，怎样保护自我、避免发生质变成为一个重要议题。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环境下，各民族必须要有自我调适的方式方法，既要适应社会的发展潮流，又要保证自己民族特质的存留，这样才能保证回族认同的存续。

### （2）现代构建何以可能

第一，中国伊斯兰教有着强大的适应性。这在同学的话语中也有所表露：

在新环境下，你可能会在饮食上、行为上碰到重重阻碍。但我会通过另外一种方式而且是种允许的方式把它给实现了。像《古兰经》所描述的，也并不是说让人死守什么东西，一直是一成不变，它也是一种很宽容的东西，你不能死钻牛角尖，很固执、很僵硬地去理解它，我觉得这是不可行的，也不是科学的。（个案 07）

伊斯兰的宗旨就是让人容易，不让人困难，在总体精神不违背信仰的前提下，教法会根据不同的情况而有所解释，有所变通，所以在任何场合下穆斯林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个没什么难度，也没什么不便。（个案 10）

的确，伊斯兰教是个适应性极强的宗教。从它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来看：一方面，无论是在宗教礼仪还是伦理道德方面，伊斯兰教都有很多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因素，这就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产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自伊斯兰教在隋唐时期传入中国起就开始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历程，在这个过程中，伊斯兰教也进行过多次变革，也就是说在保持伊斯兰教根本教义的基础上，它还吸收了与其取向相一致的元素和内容，使得伊斯兰教与中国社会逐步协调，并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有明显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sup>1</sup>总之，在保持根本教义的前提下，伊斯兰教会尽量与社会生活更加合拍，它会通过不断的自我更新和自我完善使自己与当前的社会阶段相适应。

第二，中国伊斯兰教的根本理念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促进作用。它的根本理念对维护社会的稳定，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在社会公德方面，伊斯兰教主

<sup>1</sup> 冯怀信，“前中国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问题探析”，《西北民族研究》2001（2）：79-85。



张要热爱祖国、热爱集体，严于律己、宽容待人；提倡要互敬互爱、互帮互助，共同营造一个和谐的社会氛围；鼓励人们要不畏艰难险阻，行善避恶，追求真善美的最高理想。很明显，这些与当今社会所倡导的最根本的道德理念和行为要求颇为相符，如若人们能够严格按照那些道德导向去做，势必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访谈中就有同学提到说：

一个人只要有信仰，就会有很多地方能约束你的行为，做什么尤其是做坏事的时候，你会再三地思虑一下，然后再去做，就像我就会想真主会不会惩罚我，完了以后会不会进火狱啊，就不敢做了，就因为惧怕它，然后这对个人就很好啊。（个案 06）

我感觉我比其他人要好，比其他的没有信仰的或者是比本民族信仰淡薄的那些人要好一些，因为我在为人处世的时候都会有一个信仰评价的标尺，会用它来约束自己的言行。（个案 08）

因此从另一个侧面来看，由于伊斯兰道德与宗教信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们会从更神圣的精神层面上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因此与道德修养难以贯彻的当今社会现实相比，伊斯兰教把伦理道德修养提升到宗教高度的这种做法势必会有更强的可操作性。

### （3）现代构建的方式方法

基于对上面内容的探讨，笔者把传统文化现代构建的方式方法总结为：在与既定环境的接触过程中，应积极寻找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相适应的因素，通过吸收、适应和整合的方式，使传统文化获得现实存在的意义和功能，达成对回族传统文化原生形态的创造性转换。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创造性的转换并不意味着对回族传统文化的面目全非的改造。一方面，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回族传统文化中有很多优秀的部分，这一部分理应得到传承，因此在现代构建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把这部分合理内核加以保存并作为转换后的重点加以宣传；另一方面，构建过程中所放弃的部分应该是与现代社会发展极为不协调的部分，也就是说应该是那些极力阻碍回族文化与社会发展潮流相适应的不合理元素，只有对这些部分加以改造或直接丢弃，传统文化才能达成现代构建的目标，才能在现代化发展潮流的冲刷下独放异彩，而个体的回族认同也才可能拥有存续下去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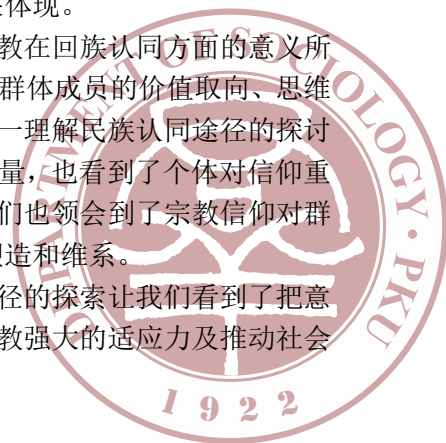
## 六、结论与讨论

### （一）结论

从对社会化影响机制的探讨中可以看到，最初群体中的生活经历和成长过程会使个体产生一套自有的态度和文化意向的复合体。随着场域的转变和时间、空间的变化，每个个体对差异都会产生不同的感知。出于社会交往或交流的需要，或者出于对周边环境和社会适应的需要，个体对自己角色和身份的认知会随着周边情境的变化而不断转换，而在自我适应和调整的过程中，个体的认同意识往往会发生选择性的改变，并会随之选择不同的生存策略。因此，个体的民族认同反映的更多是民族传统规范与当下现实条件互动的结果，集体认同的基本原则——共享的记忆、价值、规范和仪式在每个个体的意识层面都是有所体现的，但意识和知觉的深浅则取决于社会现实条件对个体的影响状况，民族认同的强弱则可以视为是该影响的结果体现。

通过对宗教与民族认同之间关系的探讨，我们也领悟到了伊斯兰教在回族认同方面的意义所在。伊斯兰教为回族提供了系统的价值观念和生存行为模式，规范着群体成员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造就了群体成员共同的心理特征。在对“边界”这一理解民族认同途径的探讨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信仰在造就群体差异、划分群体边界上的巨大力量，也看到了个体对信仰重要意义的指涉；而在对宗教信仰与民族认同间关系的讨论过程中，我们也领会到了宗教信仰对群体成员间凝聚力和纽带联结的成功打造，领会到了它对民族认同的塑造和维系。

最后一部分对“传统”与“现代”博弈下民族认同存续的可能途径的探索让我们看到了把意义体系寓于回族传统习俗、传统行为方式中的重要性，看到了伊斯兰教强大的适应力及推动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意义所在，看到了开辟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变思路的现代构建方法。相信这些都可以让回族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获取新的生命力，成为多元文化中的一抹亮色，并进而实现回族认同的存续。

总之，本研究以 20 位回族大学生为研究个案，探讨了大学校园里的回族认同状况及相关问题指涉，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探索和现实关怀意义，希望能为日后的研究提供些许可资借鉴和反思的材料。

## （二）讨论

### 1. 结论的适用性

其一，本文采取的研究方法以个案访谈法为主，因而不可避免地拥有个案访谈法的局限性特征。如：研究结果不可能以逻辑严谨的因果形式出现，研究结论不可能适用于在该研究对象界定范畴内的所有个体，研究对象不一定能够特别精准地阐释自己的观点，从而影响到对其话语的分析及其背后意义内涵的把握。然而为了尽量减少个案访谈带来的局限性特征，扩大文章结论的适用性，笔者在对个案的选取上做了较大努力，即在努力平衡样本特征的同时，尽量保证样本的典型性。

其二，本文的研究侧重点置于“回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之上，一方面，这意味着此次研究成果并不适用于其他民族大学生的认同发展状况研究；另一方面，除了本文第一章对研究对象范畴的界定外，本文的研究结论同样不适用于非大学生群体，包括大专生、成人等。

### 2. 本文的不足及努力的方向

本文虽以“民族认同”为研究主题展开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和探讨，然而却还明显存留以下几点不足及改进空间：

首先，“民族认同”应该是多层次的，包括对民族身份的认同，民族文化的认同，民族传统风俗习惯的认同等多重维度。在本研究中，笔者并没有将其细化到更细微的层面展开深层次的探讨，因而不可避免的表现出内容略显宏观、不够深刻的弊病。

其次，在社会化影响机制的探讨中，笔者把研究侧重点放在了“原生性”和“建构性”因素的比较分析之上，从家庭和大学环境出发对回族大学生的回族认同的发展脉络展开了初步探讨，然而在整个分析路径中，笔者始终没有纳入对“工具性导向”的思考，没有考虑到在不同的工具性利益的需要下，回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会产生怎样的变化。

再次，笔者在对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的探究过程中也忽略了“情境性”因素，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的强弱都可能会有特定的话语生成场景，比如在某些场景下会得以凸显，而在某些场景下又会淡化，这些在本次研究中都是没能得以体现的。

最后，本文并没有把国家力量纳入到考虑范畴内，但这无疑会是影响民族认同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政府的政策性导引势必会对民族边界和民族认同产生一定的影响。举例来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上的补偿和优惠使获得和承认民族身份成为了一种资本，那么这就可能导致原有的认同模式的变化。

## 参考文献：

- [1]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民族与民族主义[M]. 李金梅, 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 [2]白振声, 杨建新 主编. 民族、国家与边界[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0.
- [3]陈枝烈. 台湾原住民教育[M]. 台北: 师大书苑有限公司, 1998.
- [4]费孝通.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 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9.
- [5]费孝通 主编.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 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9.
- [6]何群. 民族社会学和人类学应用研究[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9.
- [7]菅志翔. 族群归属的自我认同与社会定义[M].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6.
- [8]金泽. 宗教人类学导论[M].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1.



- [9]克利福德·格尔茨. 文化的解释[M]. 韩莉,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 [10]卢克曼. 无形的宗教[M]. 覃方明,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 [11]马戎. 民族与社会发展[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 [12]马戎. 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13]牟钟鉴 主编. 民族宗教学导论[M].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
- [14]纳日碧力戈. 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M]. 云南: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
- [15]宁骚. 民族与国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 [16]祁进玉. 群体身份与多元认同——基于三个土族社区的人类学对比研究[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 [17]斯蒂文·郝瑞. 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M]. 巴莫阿依,曲木铁西,译. 广西: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
- [18]斯蒂夫·芬顿. 族性[M]. 劳焕强等,译.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
- [19]万明钢 主编. 多元文化视野价值观与民族认同研究[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 [20]王希恩. 民族过程与国家[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
- [21]王亚鹏. 藏族大学生的民族与文化认同研究[M]//万明钢. 多元文化视野价值观与民族认同研究.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 [22]巫达. 社会变迁与文化认同——凉山彝族的个案研究[M].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
- [23]巫达. 族群性与族群认同建构——四川尔苏人的民族志研究[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
- [24]杨凤岗. 皈信、同化和叠合身份认同:北美华人基督徒研究[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 [25]杨启辰,杨华 主编. 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发展和现状[M]. 宁夏: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
- [26]张声作 主编. 宗教与民族[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 [27]张宗奇. 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整合[M]. 上海:东方出版社,2006.
- [28]曹月如. 内地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认同与心理和谐[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0,9(3):28-30.
- [29]陈丽华. 台北市阿美族学童族群认同发展之研究[J]. 国家科学委员会研究专刊:人文社会科学,1999,9(3).
- [30]董云川,刘永存. 对少数民族硕士研究生民族文化认同的个案研究[J]. 大学教育科学,2010(5):92-100.
- [31]冯怀信. 当前中国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问题探析[J]. 西北民族研究,2001(2):79-85.
- [32]胡云生. 三重关系互动中的回族认同[J]. 民族研究,2005(1):47-56.
- [33]黄彩文,于爱华. 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适应与民族认同——以云南民族大学为例[J]. 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9,24(7):47-57.
- [34]李忠,石文典. 当代民族认同研究述评[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8(3):24-28.
- [35]马平. 中国少数民族公民的三重身份认知——以回族为例[J]. 云南社会科学,2009(2):40-45.
- [36]马戎. 少数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J]. 北京大学学报,2004(11).
- [37]秦向荣,高晓波,佐斌. 青少年民族认同的发展特点及影响因素[J]. 社会心理学,2009,24(2):59-63.
- [38]唐胡浩. 民族认同研究回顾[J]. 新疆大学学报,2006,34(5):95-99.
- [39]唐胡浩. 当代土家族民族认同内涵及其特性——以来凤县土家族为例[J]. 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09,11(4):293-300.
- [40]唐胡浩. 论各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的整合[J]. 咸宁学院学报,2010,30(4):6-8.
- [41]王东明. 关于“民族”与“族群”概念之争的综述[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27(2):89-97.
- [42]王建民. 民族认同浅议[J].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1(2):56-59.
- [43]王星. 关于“民族”与“族群”概念的分析[J]. 民族论坛,2009(10):30-31.
- [44]王亚鹏. 少数民族认同研究的现状[J]. 心理科学进展,2002,10(1):102-107.
- [45]王颖,秦裕华. 关于新疆民族文化认同与宗教认同[J]. 新疆大学学报,2008,36(6):76-79.
- [46]杨晓梅. 大学生民族认同的心理适应研究——以黑龙江省某高校满族大学生为例[J]. 黑龙



- 江民族丛刊, 2010(4):141-144.
- [47]张剑峰. 族群认同探析[J]. 学术探索, 2007(1):98-102.
- [48]张洁. 朝鲜族小学生民族认同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J].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2010, 26(5):92-93.
- [49]周典恩. 中文语境里“民族”与“族群”混淆原因解析. 广西民族研究, 2006(1):50-54.
- [50]丁小斌. 回族中学生的宗教世界——一个少数民族地区回族中学生的宗教态度、宗教动机取向研究[D]. 甘肃:西北师范大学, 2003.
- [51]高宝梅. 蒙古族大学生人格特征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D]. 内蒙古:内蒙古师范大学, 2003.
- [52]秦向荣. 中国 11 至 20 岁青少年的民族认同及其发展[D]. 湖北:华中师范大学, 2005.
- [53]孙桂香. 新疆维吾尔族大学生民族认同心理研究[D]. 重庆:西南大学, 2009.
- [54]Aboud F. 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 self-identification and attitudes[M]// Phinney J S, Rotheram M J. Children's ethnic socialization: pluralism and development. Newbury park, CA: Sage, 1987.
- [55]Barth F. (e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M].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69.
- [56]Rex J.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Modern Nation State[M]. London:Macmillan, 1996.
- [57]Aune V, Kristel K. Ethnic Attitudes in Relation to Ethnic Pride and Ethnic Differentiation[J].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01,14(5):583-601.
- [58]Carla J, Reginald J. Racial Identity, African Self-consciousness, and Career Decision Making in African American College Women[J]. 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1998, 26(1):28-36.
- [59]Phinney J. Ethnic identity in Adolescents and Adults: Review of Research[J]. Psychology Bulletin, 1990, 108(3):499-514.

## 附录一、半结构式访谈提纲

### 被访者的基本情况

- 性别和年龄
- 学校和年级
- 籍贯和社区特征（自治地方/非自治地方；城/乡；聚居/散居）
- 在北京呆的时间长短

### 民族认同的认知维度

- 对传统饮食、传统服饰以及风俗习惯（如婚丧习俗）的主要了解渠道和了解程度？
  - 对清真食品的定义？尤其是肉类食品
  - 对回族节日的了解？
- 对回族历史、宗教信仰、世界观、价值观的主要了解渠道和了解程度？
  - 对于其他民族同学关于本民族饮食习惯或宗教信仰方面的疑问，是否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及耐心给予解答？
- 父母及前几辈的民族身份、受教育程度以及对宗教教义的践行及传承情况？他们对自己民族身份认知的影响？
- 是否来自回族聚居区？周边环境对自己民族身份认知的影响？

### 民族认同的情感维度

- 对回族群体有依恋感或归属感吗？
- 是否愿意主动告诉他人自己的回族身份？
- 是否会因为自己的回族身份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 自己的回族身份是否会影响到自己与其他民族同学的交往？
- 择偶时对配偶的民族身份是否有要求？

### 民族认同的态度维度

- 是否信仰伊斯兰教？对伊斯兰教信仰与回族身份认同之间关系的看法？



- 对本民族文化发展趋势的看法？
- 对回族传统文化、宗教信仰及风俗习惯（饮食、礼拜、分斋）的看法？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因素应该抛弃吗？
- 会尽可能地抵制汉文化对自己的影响吗？如果不会，在适应社会发展的趋势时，会保持本民族传统的哪些东西？
- 是否认为回汉民族之间有明显的边界？
  - 汉族同学对回族的看法？
  - 汉族朋友的数量？
  - 亲朋好友的民族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的建构？
- 大学环境对自己民族认同的影响【弱化还是强化自己的民族意识】？
  - 大学生活是否使自己与本民族文化环境相隔离？
  - 在大学中是否感受到不同文化的冲击感？自己是否适应？这会对自己的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
  - 觉得在将来的就业当中，自己的民族身份是否会带来影响？（如就业地点或就业领域）
- 与以前相比，现在对宗教信仰仪式的认识有什么变化？

### 民族认同的行为维度

- 小时候去清真寺吗？和谁去的？干了什么？感受如何？自愿的还是父母让去的？在学校呢？
- 来大学后是否经常参与或庆祝回族传统节日？
- 来大学后是否经常参与回族或穆斯林团体举办的活动？（如体育比赛，文化讲座等）
- 为适应大学生活或受到相关条件所限，原有的传统生活习惯是否发生了改变？（如饮食方面的要求是否降低，想礼拜但找不到合适的场所）
- 学校内是否有穆斯林专用餐厅？在该餐厅的用餐情况及对餐厅氛围的感知？如若没有，会采取怎样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就餐问题？
- 自己的外显行为与内在的民族认同是否一致？在不同场景下是否有分裂的可能？是否采取过一些行为以强化自己的民族认同？

### 附录二、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编号	性别	年龄	学校	家乡	社区特征			在京时间长短
					自治地方	县/镇	聚居	
01	男	20岁	北京大学	宁夏	自治地方	县/镇	聚居	3年
02	男	22岁	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	山东	非自治地方	城市	散居	3年
03	男	23岁	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	云南	非自治地方	县/镇	散居	3年
04	男	23岁	北京交通大学	宁夏	自治地方	县/镇	聚居	5年
05	男	23岁	清华大学	辽宁	非自治地方	城市	散居	5年
06	男	23岁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宁夏	自治地方	县/镇	聚居	5年
07	男	25岁	北京邮电大学	甘肃	自治地方	乡村	聚居	5年
08	男	25岁	北京语言大学	河北	自治地方	乡村	聚居	5年
09	男	24岁	清华大学	山东	非自治地方	乡村	聚居	7年
10	男	26岁	北京农业大学	宁夏	自治地方	城市	聚居	9年
11	女	19岁	北京林业大学	青海	自治地方	乡村	聚居	1年
12	女	20岁	中国传媒大学	宁夏	自治地方	城市	聚居	1年
13	女	20岁	中国人民大学	上海	非自治地方	城市	散居	2年
14	女	20岁	北京科技大学	江苏	非自治地方	城市	聚居	2年
15	女	21岁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河南	非自治地方	城市	散居	4年
16	女	22岁	中央民族大学	云南	非自治地方	城市	聚居	4年
17	女	22岁	中央戏剧学院	天津	非自治地方	城市	散居	4年
18	女	24岁	北京师范大学	新疆	自治地方	城市	聚居	6年
19	女	25岁	北京大学	安徽	非自治地方	县/镇	散居	7年
20	女	26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新疆	自治地方	乡村	聚居	7年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本期责任编辑：马戎、李健  
 邮编：100871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

